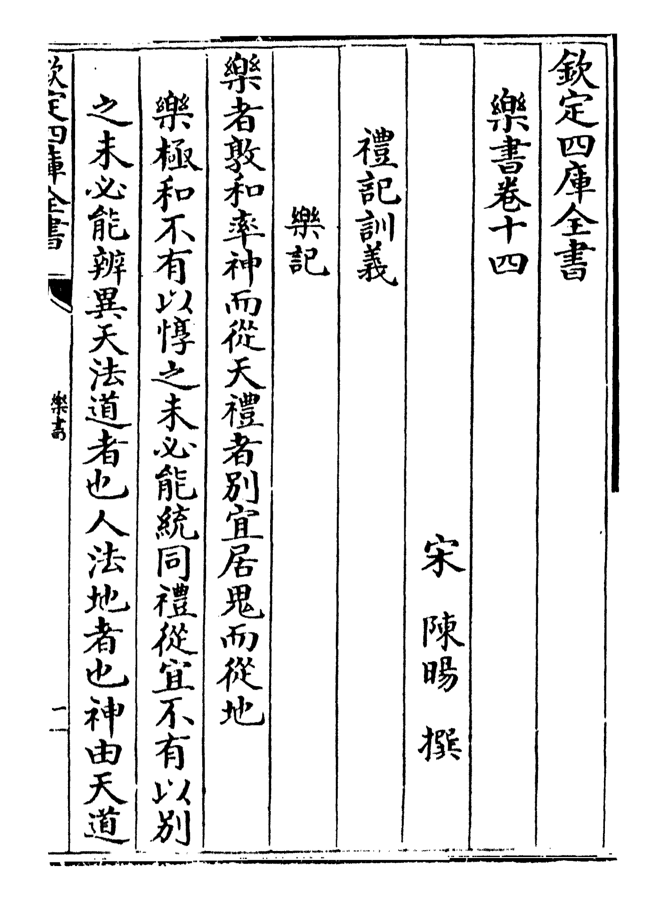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十四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樂極和不有以悖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

而無方非樂之員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智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强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樂陽也主於率神以從天而鬼與焉禮陰也主於居鬼以從地而神與焉莊子以鬼神守其幽為樂禮器以順於鬼神為禮然則禮樂之用豈不殊事而同道哉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

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

職教化者也為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

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

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

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

地亦將為我官矣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

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荀卿謂聖人清其天君以至養其天情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是雖非主禮樂而言要之為聖人之事一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者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者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幽亦不能匿其情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

分無兩隆有尊必有卑位無兩盛有貴必有賤貴以高為本賤以卑為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為辨言位則知定為分分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穆穆者王

德之容皇皇者君德之容穆穆而後皇皇貴賤之序也宜君而後宜王卑高之序也與此同意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卑高以别之天尊地卑自然之分也天高地下自然之位也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為首禮以君臣為大故也

動静有常小大殊矣

天道成規其常在動地道成矩其常在静以動為常

無小而不大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為常無大而不小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大小殊矣然則禮豈不為天地之別乎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動靜有常小大殊者禮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禮樂也由是觀之禮由陰作雖主乎靜未始不動樂由陽來

雖主乎動未始不静經曰禮動於外樂由中出故静不其然乎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天地之間有域者必有方而方不能無類聚有生者必有物而物不能無羣分葢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為類凡非陽類者斯乖而不親陰與陰為類凡非陰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

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兊之陰聚焉豈非方以類聚耶揚雄謂人人物物各由厥彚是也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際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逮豈非物以羣分耶揚雄謂分羣偶物是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天地使然哉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為體而有以相辨以和為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繁静安性

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言性命不同不言吉凶生者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

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在天成象則凡物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形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係之末度孰

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

者易員而神禮方以智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之道形而為天地氣而為陰陽天地譬形體也待

陰陽而後變化陰陽譬榮衛也待天地而後流通故

地氣不上躋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

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相摩與易言剛柔相摩莊周言木與木相摩同意相蕩與易八卦相盪大玄言歲歲相盪同意蓋陰陽之氣運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勝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噓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

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有以煖暄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與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邪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徵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畧亦相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禮儐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節而已實天地之序也

樂偩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和而已實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羣物皆别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别故也列子曰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然則化不時則不生有不本天地之情邪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無辨則亂升有不本天地之情邪蓋天地之情去心以感物於卦為咸存心以久其道於卦為恒咸言男女之感

彖曰天地感而萬物生恒言男女之常彖曰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由是觀之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

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

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禮樂之道建神而天之有以極乎天之所覆幬地而

田之有以蟠乎地之所載與陰陽埏其化行之於無

止與鬼神即其靈通之於不窮窮高極遠其運無乎不在也測深與厚其至無乎不察也由是觀之禮樂之道其可以方體求耶黄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上極乎天下蟠乎地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行乎陰陽也鬼神守其幽通乎鬼神也動於無方居於杳冥窮高極遠而測深厚也言樂如此則禮可知矣窮高極遠況下且近者乎測深與厚況淺且薄者乎極乎天蟠乎地者禮樂也上際於

天下蟠於地者精神也測深極遠者禮樂也鈎深致遠者蓍龜也莊周以明道故言精神易以窮神故言蓍龜記言人道而已此所以詳於禮樂歟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麗乎一陽者其道為乾麗乎一陰者其道為坤蓋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前故所知者太始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未後故所作者成物然太始形之始未離乎象成物器之終未離乎形乾

能知太始不能著其微而顯之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坤能作成物不能居其所而有之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太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太始父道也尊而不親成物母道也親而不尊樂尊而不親太始待之以著自形而上言之禮親而不尊成物待之以居自形而下者言之凡物以陽顯以陰晦以陽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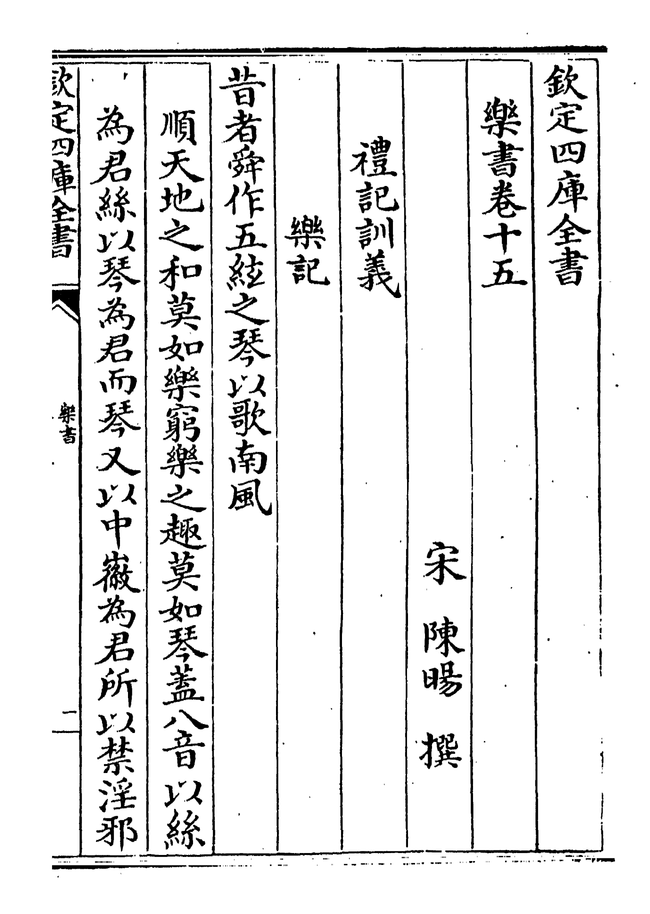
陰止樂陽以顯故言著與樂著萬物之理同禮陰以止故言居與禮別宜居鬼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之道樂著太始禮居成物禮樂之道也言樂著太始則禮之所著者太一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言禮居成物則樂之所居者化物也故曰和故百物皆化不言太初而言太始者有初然後有始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形之始故可得而著氣之始則未形孰得而著之邪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乾則自彊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冥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域動者有時而靜域靜者有時而

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然則禮樂有不為天地之父母聖人有不為禮樂之君師邪言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樂主於著未始不居莊周言咸池之樂曰居於窈冥是也禮主於居未始不著此言著不動者地是也

樂書卷十四



樂書卷十五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而琴又以中徽為君所以禁淫邪

正人心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羲農而作五絃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蓋宮音重而尊商音明而敏角音約而易制徵音泛而不流羽音渙散而抑被之五弦之琴則五音無適不調矣舜以之歌南風亦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以解吾憂而已何以明之凱風美孝子之盡道南陔美孝子相戒以養況舜之孝大足以配天至足以配地其

歌南風之意亦誠在此豈特觧民愠阜民財而已乎且南風者生養之氣琴者夏至之音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古人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若乎五音其在兹歟楊子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傳曰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天下治自非能樂與天地同意何以與此然則舜為南風之歌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亦足

監矣由是觀之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葢不可得而損益也聲存而操變則有之矣後世振奇好異之士或記陶唐氏有少宫少商之調或託周王有文絃武絃之名因益之為七絃以應七始之數其説葢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六律八音而無七始豈為左氏者求其説不得而遂傅會之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

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為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信乎夔之達於樂矣舜君之聖者也作琴歌南風所以合乎天夔臣之明者也制樂賞諸侯所以合乎人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此所以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也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自諸侯出舜之時大道之行久矣禮樂不自諸侯出而自天子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為樂以賞之非剛克之道也以柔克遇之而已與詩彤弓錫有功諸侯稱天子同意夫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盛於内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孰焉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治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與經言民有德而五穀昌然後正

六律和五聲同意且夔之為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
之朝廷庶尹諧立之學官天下服近足以儀覽德之
鳳凰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
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
祭統發爵賜服必於夏禘以順陽義意協於此然賞
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
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為樂祖而祭之瞽宗歟王制曰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舜賞諸侯之樂雖無經見其大致亦不是過也此言德盛而教尊文王世子言德成而教尊何也易不云乎成言乎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成德則終始無虧盛德則終始惟一德成而教尊世子之事也德盛而教尊諸侯之事也文王教世子以禮樂將以成其德故以德成言之天子賞諸侯以樂將以崇其德故以德盛言之及其成功一也均謂之尊不亦可乎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廵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酇也所以為綴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正之以辨其序廵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酇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酇短而佾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其舞之行綴足以知臨

民之德聞其謚之異同足以知為治之行然則為諸侯者孰不敏德敦行以法天下後世為哉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

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邪世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言舜樂始歌而終舞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溢乎心而以歌聲之充乎體而以舞容之永歌之不足

則不知手之舞之則歌為樂之端舞為樂之成書謂琴瑟以詠其歌也語謂樂則韶舞其舞也始歌終舞其樂之序歟熊氏以歌南風為凱風司馬遷以舞之行綴為行級失之矣然舜之時固有謚矣檀弓以為周道何也曰舜時生而有號死或襲之以為謚不若周道號謚之有別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堯命瞽瞍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黄帝命營

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黄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皐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為之作濩馬武王以武定禍亂而正之故周公為之作武馬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藴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

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為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為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於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磬又作韶者凡六樂皆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磬之上聲所以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韶之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特言夏大者禮以時為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道别之則禹之本始王道亦可謂之大矣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之何哉曰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為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是教者民之寒暑不可不時事

者民之風雨不可不節寒暑不時而徳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凄苦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君子之所廣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邪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邪然則先王為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徳矣在易益之九五上

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德繳若夫以法治也不善則教不時有所謂傷世事不節有所謂無功尚何行象德之有乎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則象於法為略法於象為詳上法而下象之則先王處已可謂詳待人可謂略矣

樂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内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左根麟

樂書卷十六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豕天產也酒地味也
豢豕而食所以養隂為酒而飲所以養陽飲食雖人
之大欲不能不速訟隂陽雖人之資養不能不為寇
然則豢豕為酒所以為禮非以為禍而獄訟益繁則
酒之流湎生禍亦已大矣莊周謂以禮飲酒始乎治
常卒乎亂者此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
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為未也又
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

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為觴單而為觶孤而為觚戔而為醆散而為散止而為禁無非備酒禍也故因是為酒禮則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酒正所謂共賔客之禮酒是也燕以示慈惠而謂之飲酒酒人所謂共賔客之飲酒是也古之人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士大夫皆如之禮器曰三獻之

介君專席而酢焉季孫宿曰得賜不過三獻由此推之孤同子男之君五獻卿大夫下其君之等三獻則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是以華實副為棊而以進為文者也然則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今夫饗禮以仁賓客豈獨備禍邪蓋偽不去則誠不著不足為禮之經故也彼昧是者以

賔主百拜為華日昃不飲為過抑何不知先王為禮之意也春秋之時晉侯享季孫宿以加籩之禮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焉是以子男之禮享大夫也豈禮意歟此言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詩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者終日飲而不得醉為行饗禮故也不醉無歸為燕同姓故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徳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

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荀卿曰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合歡定和而已蓋酒食禮之物而物非禮也合歡樂之官而官非樂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知樂幾於禮則樂之所施禮未嘗不有以節之也然合歡以為樂非特樂其情而已必有以象德而形容之也酒食以為禮非特淫其德而已必有以綴淫而攣屬之也在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

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先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烖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冦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禄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

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孰謂禮者先王為之以強世哉老氏以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為而言然樂所以象德又言樂章德禮所以綴淫又言刑以坊淫者象以像之所以形容之也章以彰之所以著明之也禮以綴淫而使之不縱刑以坊淫而使之不溢相為表裏故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聖人之於樂非志於獨樂而已將以為治也顯之為德教可以善民心妙之為道化可以感人深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為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為禮智有若泉之始達也感人深則動盪血脉通流精神非若水之可測也詩曰宜民宜人語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則人有十等非特民也善民心則通賤者之欲而已貴者不與焉感人深則貴賤雖在所感而風俗或未周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由

是觀之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惡之俗可易而為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為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豈非以防民情而教之和然邪樂行而倫清卒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此也是篇始之以聖人所樂之情終之以先王著教之文非神明於至德妙道孰能與此夏氏

多辟受德昬淫樂比里之哇悅傾宫之艷靡靡然以常舞為風朝歌為俗而不知所以移易之者豈不為聖王罪人乎樂則移風易俗詩止於移風何也白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其異如此雖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記之言樂或曰先王著其教或曰君子成其教者蓋樂之為教著必有驗乎微成必有驗乎虧著其微者

非一世之積故言先王成其虧者非成德者不能故

言君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民生而静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蓋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旋而不可窮

邪樂音謂之狄猶夷狄謂之狄以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凡樂生於音而人心存焉凡音生於人心而情性係焉故其音角者情喜而性仁其音商者情怒而性義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禮其音羽者情悲而性智其音宮者情恐而性信則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五

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蓋樂者根之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故求樂必自五音始求五音必自黄鍾始自黄鍾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别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審矣自黄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之在天下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絶要在稽之而已稽之勿疑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

既稽之度數使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百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今夫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赫赫應乎地肅肅出乎天兩者交通咸和而物生焉者生氣之和也樂有以合而同之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者五常之行也樂有以道而達之故天

地訢合陰陽相得區萌達羽翼奮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合生氣之和之效也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道五常之行之效也所謂樂通倫理如此而已然人之情性在禮為中和在易為利貞利貞天德也中和人道也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人者莫辨乎禮故其別若此聖人作樂以應天此言先王者自内言之為聖自外言之為王其實一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是陽易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剛氣易失之怒柔氣易失之慴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

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周語言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是也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懾而不懾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記言樂行而倫清血氣和平是也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歛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歛則陰而密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密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矣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

不奪陽而寄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慴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而樂之道歸焉耳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為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為周樂之美皆此意歟記言宮商角徵羽之音而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然則五者皆亂非所謂皆安其位迭相陵非所謂不相奪是亦怨怒哀思之音而已豈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哉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

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隂陽舉矣隂陽之氣自得
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

樂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十七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本之情性以為情稽之度數以為文制之禮義以為節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諸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樂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為繁文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為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

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采為文之實文為采之華節奏文采均聲之飾而已君子動其本然後治其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静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誠推而行之通萬世而無弊矣律述此者也比輔此

者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之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之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小大終始矣繩德厚以為性象事行以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静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内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

之稱比終始之序以使之邪統而論之先王本之情性則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稽之度數則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而使之戒謹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制之禮義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而使之可則所以觀其事之深也使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芒忽而無形幽

昏而無聲居於杳冥而已則又樂深之又深載道而
與之俱微妙玄通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
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非作乂則敝敝則草木為之不長水非適可則煩
煩則魚鼈為之不大氣非充盛則衰衰則生物為之

不遂世非平治則亂亂則禮慝而樂淫此天地自然之理人道必至之患也葢禮以順人情為善一有不順是慝禮已樂以適中正為雅一有不適是淫樂已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

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國語曰物得其常曰樂極樂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則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和之德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平之德也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非治世之樂也亂世之音而已君子賤之不亦宜乎荀卿有云先

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由是觀之禮還而樂淫雖有司失職亦世亂所致而已然則君子賤之其有意於復先王所貴者邪傳不云乎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君子賤之又曰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史記以條暢之氣為滌蕩之氣是不知商人滌蕩其聲所以為盛美之意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者也而姦聲則乖此而已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者也而逆氣則反此而已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見則樂之所形也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原闕

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君子之於樂智及之而其志成於和仁能守之而其行歸於善則其德全矣德

全則性全而耳目聰明者性全故也性全則神全而心術內通者神全故也性全矣雖有姦聲亂色必去之而不留神全矣雖有淫樂慝禮必郤之而不接然姦聲可以為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為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夫耳徹為明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

為德而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防淫泆而已尚何淫樂慝禮之有乎傳曰樂音君子之所養義者此也若夫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則天樂而已聖人之事也君子之由順正蓋又不足道然則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豈徒然哉以之成已則比類以成其行以之成物則廣樂以成其教要之以反為文一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君子之於樂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本之情性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稽之度數也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制之禮義也本之情性以為情稽之度數以為文制之禮義以為節則樂之道備矣夫然後發以聲音而為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為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為武德之容飾以羽旄

而為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為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為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賛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

之理何微而不著乎呂氏春秋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五絃之琴以和陰陽以定羣生白虎通亦謂瑟有君臣之節臣子之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則備成之樂足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則又進乎此矣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以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大

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是簫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教之以小師播之以瞽矇吹之以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以管為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荀卿謂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筦將將是皆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

樂書卷十七

樂書卷十八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天職氣覆而清明氣之上達者也地職形載而廣大

形之旁礴者也運行乎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

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涵明而不可掩者仰有以象乎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俯有以象乎地也非特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黄鐘六同終於夾鐘始於大吕皆象乎四時也非特宫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舞動其容以要鐘鼓拊會之節干

變萬化惟意所適皆象乎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已雖然用此象彼則異體而同用猶非其至也語其至則樂行而倫清皎然而文明則清明與天為一矣和正以廣其大必易則廣大與天地為一矣比終始之序動四氣之和則終始與四時俱矣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則周還與風雨俱矣豈曰象之而已哉若夫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建之以太清燭之以日月文明復居於窈冥而已則清明不足多也以物為

量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復動於無方而已則廣大不足多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終始不足多也一盛一衰一清一濁行流散徙所常無窮則周還不足多也記之所言姑道所象之末節云爾蓋樂之有是四象猶易之有四象易有四象所以示人神矣樂有四象所以示人明矣經解曰潔靜精微易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斯不亦示人神明之辨歟荀卿有之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

隨還有似於四時言之詳畧與此不同者各有攸趣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

樂之於天下寓之節奏為五聲著之文采為五色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聲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聲出於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聲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聲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也其性員而居中故主合有若牛之鳴窌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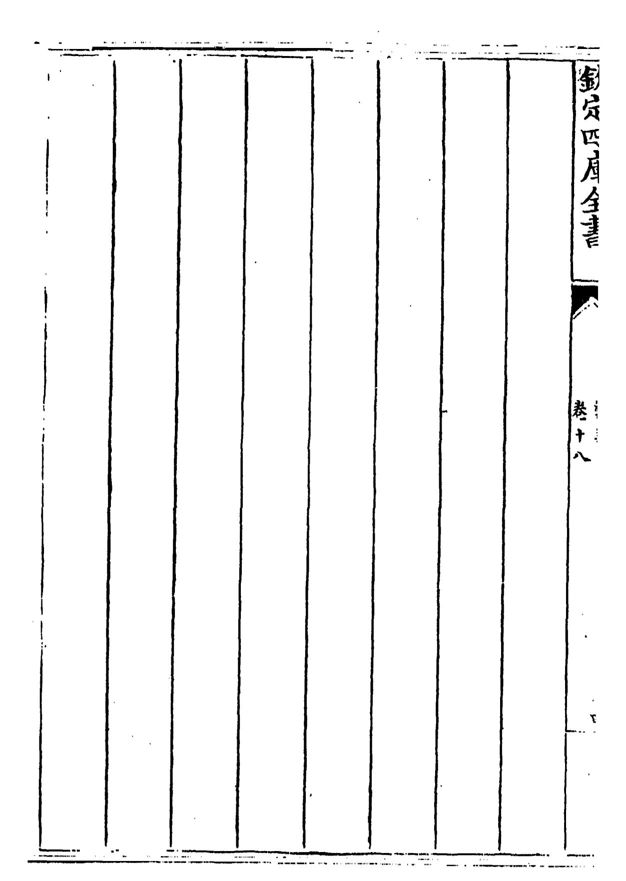
商金也其性方而成器故主張有若羊之離羣者矣角木也其性直而崇高故主湧有若雉之鳴木者矣徵火也其性烈而善燭故主分有若豕之負駭者矣羽水也其性潤而澤物故主吐有若馬之鳴野者矣五聲之於樂近取諸身以盡性遠取諸物以窮理如是則節奏合為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矣五色成文而不亂則宮為君足以御臣商為臣足以治民角為民足以興事徵為事足以成物羽為物足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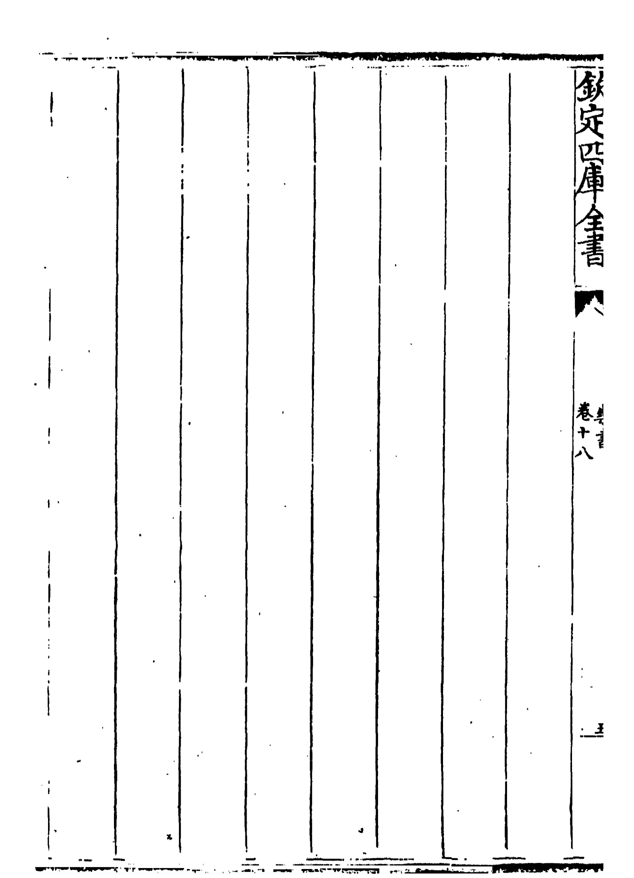
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惉懘之音矣聲成文謂之音豈不信然茍五聲皆亂而不成文迭相陵犯而不相為經不亦淫慢之音乎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為聲成文而言故也

八風從律而不姦

揚雄曰剛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掜擬之八風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遂八風論舞則曰

原闕





七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其數五十四
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其數五十一南
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其數四十八無射
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其數四十五應鍾亥
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其數四十二是先王因

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黄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泠竹為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然則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説者以百刻為百度何其誤也五音有變宮變徵之數琴絃有少宮少商之調皆非先王制樂度數之常也抑其變而已矣豈不流於鄭聲之淫乎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

先王之作樂文之以五聲之和播之以八音之諧節之以十二律之度則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閒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而所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矣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慹矣皆

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要合清濁之衷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為體無常以為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為清黃鍾至中呂為濁豈所謂迭相為經之意邪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莊子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其倫之固已清而無患矣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内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高唐而齊

右善歌夫以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況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況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閒濮上之曲姦聲尚爾況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矣荀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

清自樂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惑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人之情也徇之則為欲君子所樂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順性者也故樂而不惑以欲忘道是犯性者也故惑而不樂

孔子聞韶其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魏文聽古樂其

感至於倦而欲寐則君子小人之情覩矣齊景公欲比先王之觀晏子告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卒使之作君臣相悅之樂誠以君子之道事其君欲其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也齊人夾谷之舉不亦晏子罪人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經曰樂者情之不可變荀卿曰樂者和之不可變是

情為和之本和為情之用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則是
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已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
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
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背偽
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古之諸侯必德盛教尊然
後賞之以樂子貢之稱孔子知其德必始於聞樂亦
本諸此傳曰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
而不亂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

闕

樂行而民鄉方其教有至於此可謂入人深化民速矣蓋樂之於天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廣之足以為教行之足以成政然則聲音之道庸詎不與政相通邪樂行而倫清鄭衛之音不可得而雜也樂行而民鄉方天下之俗有可得而易也

樂書卷十八

樂書卷十九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道之謂德則德固不足盡性之全特性之端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樂固不足既德之實特德之華而已以德為性之端則道其性之本歟以樂為德之華則德其樂之實歟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為德言詠之於歌為德音形之於舞為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足以既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由是觀之明君務以德稱樂而日趨於治其本先立矣暴君務以樂蕩德而日趨於亂其本先亡矣德本也樂末

也知所本末可與論樂矣樂為德之華其不可去如
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莊子亦曰擢亂六律鑠絕
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非老莊與
聖人異意也方其救末以復本其言不得不爾夏以
榮華為功秋以毀折反根其意亦何異此莫非華也
禮為道之華樂為德之華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冥於道寓於實則

八音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闋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兹八物矣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於鍾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而莫尚於磬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而莫尚於琴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於管籥匏聲崇聚

立春之音也而笙竽繫焉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而壎缶繫焉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而柷敔繫焉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輕絲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奪倫然後其樂和而無失也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乃若論其詳舍周官太師

之職何以哉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為後者蓋

西者以秋時言之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而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此言樂之器荀卿言所以道德者德待器而後達故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

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鬬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詠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一於容而已矣以詩序求之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歌咏其聲也歌詠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蓋詩為樂之章必待歌之抗

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豈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長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樂以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故也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以六德為本故自樂器

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為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爾非惡舞也惡其屢爾故酣歌恒舞商書儆之屢舞躚躚周詩刺之然則書美舜樂則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呂而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故邪揚雄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信乎

原闕

也類皆執羽大濩而下武舞也類皆執干則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誅揖遜之義盡於此矣非窮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則太司樂祀天神祭地示有歌致天神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曰致天神地示無歌猶大神之不祼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

小祭祀之不興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治其飾

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為樂皆本於心焉蓋心者道之主宰反者道之動樂以反為文體道之動者也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有嚮於器而非器猶為之象而已故曰聲樂之象也青

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為略采於文為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為始節於樂為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君子之於樂以動其心為本則樂其象者幹也治其飾者末也以樂其聲為象則動其本者道也治其飾者器也

幹則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則非象非器而象器待之而成然則君子豈不為道之幹邪樂必先奏而後節此先節後奏何也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為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為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作樂以節先乎奏節先乎奏與書先戛後擊同意荀卿論禮亦謂節奏陵而文然以禮為節則是以之為奏則非矣

樂書卷十九